

## 焦點評析

# 川普 2.0 對俄烏戰爭與中俄關係的可能影響

---

##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rump 2.0 o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

劉蕭翔 *Shiau-Shyang Liou*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Divi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 一、前言

鏖戰已進入第四年的俄烏戰爭 (Russo-Ukrainian War)，是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在 2024 年總統大選中攻訐對手的關鍵議題之一。川普在競選時曾多次發下豪語，聲稱一旦重返白宮，將會在 24 小時內結束戰爭。惟截至 2025 年 4 月中，川普仍在致力調停這場曠日廢時的戰爭，而他在 3 月中受訪時亦自圓其說，坦承先前聲稱能在 24 小時內結束戰爭的說法，其實是帶有些許諷刺意味。儘管如此，川普仍是當前最有籌碼促成俄烏兩國停戰的關鍵人物。隨著川普的積極介入，緊張對立的美俄關係亦可能出現轉圜，甚至進一步牽動因俄烏戰爭而愈趨緊密的中俄關係。

## 二、川普並非不好預測的總統

2022 年爆發的俄烏戰爭是世人矚目的焦點，彼時仍是布衣之身的川普也提出己見，認為應該透過談判結束戰爭，更強調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若是他當選，這場戰爭便不會發生。時至今日，川普仍不斷強調這點，而且還重申正是因為前總統拜登（Joe Biden）的無能軟弱，才導致戰爭的爆發，他本人則受到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的尊重，而這正是戰爭能避免的緣故。

川普的言論自然是對大選落敗的不甘居多。當川普仍是卸任總統時，外界至多將其言論視為牢騷，但隨著川普勝選後，世人也不得不認真看待這位美國候任總統對俄烏戰爭可能帶來的變化。

綜觀川普於競選期間的言論可知，川普認為俄烏戰爭應透過談判結束，不希望有人再因此喪生，而總統的角色則應是和平締造者。川普也反對援助烏克蘭，並推動對烏克蘭援助貸款框架。蓋川普向來以為應優先處理國內問題，而非將納稅人的錢用於外國衝突。

確定當選後，即便僅是候任總統身分，川普也不避諱地發表對俄烏戰爭的看法。例如，川普在選後 11 月 14 日的首度公開演說即強調，俄烏戰爭將是施政優先處理的事項，而在 12 月受訪時也公開承認他正努力終結俄烏戰爭。2025 年 1 月 20 日就任總統後，川普隨即採取行動，首先於 1 月 22 日警告普欽若不停止戰爭，就將對俄祭出高額關稅與其他制裁；之後又於 1 月 24 日宣布凍結現有對外美援 90 日，此意味烏克蘭未來可能面臨美援中斷的困境。

川普敦促俄烏雙方停火談判的態度明確，但其間的作為則讓烏克蘭憂心其偏袒俄方。俄烏戰爭三周年時，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就烏克蘭與美國的提案表決，便充分反映美俄立場的一致與美烏立場的分歧。蓋美國在安理會的提案既未認定俄羅斯是侵略者，也未承認烏克蘭的主權，卻僅呼籲盡速結束衝突，而表決時美俄更是難得一致地投下贊成票。美國在大會的提案同樣未譴責俄羅斯，也未承認烏克蘭主權，故法國與歐洲聯盟提

出修正案，加入俄羅斯是侵略者與支持烏克蘭主權領土完整的字眼，美國則因此棄權。反觀，在烏克蘭譴責俄羅斯，要求俄軍無條件撤出烏國領土，並實踐全方位永久和平的提案，美俄卻一致投下反對票。這不僅是美國首次在大會反對烏克蘭的提案，更代表川普免除普欽的入侵責任與對俄羅斯的傾斜。

川普是否在為敦促俄羅斯和談鋪路不得而知，但美烏關係卻是急遽惡化。首先是川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於 2 月底在白宮準備簽署礦產協議時，意外地在世人面前公開爭吵。之後，美國更在 3 月初中斷對烏軍援與情報共享，迫使烏克蘭不得不同意停火 30 天。惟成功逼迫烏克蘭後，美國與俄羅斯的停火協商卻不如預期，蓋俄羅斯又提出多項新要求，欲趁機恢復此前的黑海糧食倡議，並要求大幅度減免經濟制裁，隨後又準備在今年 4 月至 7 月間展開 2011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徵兵。川普則對普欽感到憤怒，並表示將對購買俄國石油的國家徵收二級關稅，並將在一個月內對俄徵收關稅。美俄目前仍就停火談判持續協商，尚無具體結果出現。

### 三、俄烏訴求難有交集是停火談判最大障礙

川普促成俄烏停火談判的立場始終如一，也不表態誰應該贏得這場戰爭，但癥結卻不在於其是否中立，而在於俄烏的訴求難有交集。

在消耗戰本即有利俄羅斯，復以戰況又對俄有利下，普欽的態度相當強硬，並早於 2024 年 6 月瑞士烏克蘭和平峰會召開前夕提出停火條件：烏軍撤出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赫爾松（Kherson）與札波羅熱州（Zaporizhzhia Oblast）；基輔保證放棄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烏克蘭中立並非軍事化與去納粹化；承認前述烏東四地與克里米亞為俄國領土，並解除對俄制裁。

澤連斯基從戰爭伊始即排除任何涉及割讓領土的停火協議，更強硬要求俄軍撤出烏克蘭領土，並歸還占領的頓巴斯地區與克里米亞。之後因戰況不利，澤連斯基才被迫表示，若北約接受烏克蘭入盟，則可能與俄達成停火協議，後續再透過外交方式索回被占領土。易言之，烏克蘭僅是僅是暫時讓俄羅斯管理所占領土，以換取其加入北約的權利。面臨川普重返白宮讓烏克蘭邊緣化的可能性，澤連斯基仍不斷提議以北約、歐盟成員國的身分與軍事實力保障烏克蘭，更表示俄烏任何潛在和平協議的執行，至少需要 20 萬歐洲軍人的居間維和擔保，而此類任務也不應該排除烏克蘭加入北約。是故，烏克蘭從未放棄加入北約，也並未真正放棄被俄國占領的領土。

對烏克蘭而言，獲得安全保障是停火談判的先決條件，這是烏克蘭從 1994 年《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2014 年《明斯克協議》(Minsk Protocol) 與 2015 年《新明斯克協議》習得的教訓，而安全保障即是加入北約這樣的集體安全組織。對俄羅斯而言，停火則必須以其條件為前提，尤其是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就某種程度而言，俄羅斯也跟烏克蘭一樣在尋求安全保障，蓋在其認知裡，烏克蘭加入北約將會對俄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危害。如此一來，俄烏訴求顯然難以調和，即便被川普遍上談判桌，雙方能談出什麼結果也令人好奇。

#### 四、川普的難處所在

川普就任後即不斷對俄烏施壓，欲使雙方停火談判，然而川普現階段顯然只求先讓俄烏兩造上談判桌，至於談判結果為何，有利於哪一方，並非他在意之事。再者，川普不斷強調普欽對他的尊重，卻也未能讓普欽就範，故要調停俄烏戰爭顯非易事。

無庸置疑，川普是當前最有籌碼促成停戰的關鍵人物。根據美國國務院 2025 年 3 月的統計，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戰爭爆發以來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美國已對烏克蘭提供 665 億美元的軍援。若無美國軍援，烏克蘭絕無法支撐至今，故川普的態度必然左右戰事未來的發展。

川普也了解俄烏各有堅持，故以制裁威脅俄羅斯，又以凍結援助逼迫烏克蘭，迫使兩造停火談判。然而，無論是對俄烏哪一方的施壓，短期內都未必能奏效。畢竟西方國家早已對俄制裁多回，而美國自俄國的進口亦僅剩自身所需的關鍵原料，若再對俄制裁，恐怕反而對己不利。至於對俄羅斯祭出關稅制裁，乃至於波及其他國家，除後續效應難料外，最終也未必對美國有利。

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拜登或許已預見川普重返白宮的可能性並提前布局，例如將軍事訓練和支援的控制權移交給北約，並參加七國集團（G7）凍結俄國央行資產孳息對烏 500 億美元貸款計畫，而美國將提供 200 億美元，並在川普就職前發放到位。拜登執政末期還給予烏克蘭更大的武器使用自由度，同時加速軍援流程，並在卸任前撥付大部分援助款項。因此，甫上任的川普在短期內對烏克蘭能支配的籌碼恐怕不多。至於前述停止對烏情報共享，則是異常極端的手段，也反映川普一時之間無牌可打的窘境。儘管成功逼迫烏克蘭接受停火談判的要求，卻也傷及外界對美國的信任。

一如世人的預期，川普對烏克蘭的施壓，將相對於俄羅斯有效，蓋美國對俄羅斯施壓的手段有限，遠不及於對烏克蘭，故外界曾擔憂川普可能以犧牲烏克蘭為代價促談。但目前看來，川普尚無意放棄烏克蘭，其亦自承會以對烏克蘭的支持，作為與俄羅斯談判終結戰爭的籌碼。川普雖然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卻也不至於放棄歐洲，而是要歐洲國家於此間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如此看來，川普應會有限度地持續支持烏克蘭，並逼迫俄羅斯就範，否則任由俄羅斯予取予求換來的和平不但不可靠，亦有損川普威信，更遑論兌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訴求。然而，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要到何種程度，才足以嚇阻普欽？川普似乎也沒有明確的答案。

對俄羅斯相對友善，並認為美國應降低對戰爭的介入，而讓俄烏兩造停火談判，是川普與拜登在俄烏戰爭立場最大的不同。其次，則是川普要求歐洲國家在歐洲安全與對烏援助上承擔更多責任。在戰爭進入消耗戰，而美國對俄羅斯又暫無更有效的施壓手段下，川普如何有限度地援助烏抗俄，並讓歐洲國家分攤更多責任，將是川普的考驗。倘若川普棄烏克蘭不顧，讓歐洲別無選擇地全力援助烏克蘭，如此必然將弱化美國在俄烏戰爭的話語權，川普欲結束戰事的承諾亦將淪為空談。

是以，川普雖有籌碼，但如何有限度地支持烏克蘭，迫使俄羅斯願意停火談判，又不至於重演無止境的消耗戰，將是短期內川普的最大考驗。再者，即便川普能迫使俄烏停火談判，如何讓雙方願意各退一步，則又是更大的考驗，然而目前也未見川普相關的具體規劃。

## 五、川普調停戰事對中俄關係的連動影響

「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是川普一貫的重點，強調不應承攬過多責任義務，故歐洲國家應為本身安全負責。倘若川普能成功調停俄烏戰爭，美國自然能從歐洲抽調資源，轉而投入印太地區圍堵中國。

如此一來，美俄關係不但得以緩和，也能讓俄羅斯專注於歐洲，進而降低與中國在印太聯合抗美的可能性。論者有謂，川普想重演冷戰時期分化中俄的作法，實現美俄聯合抗中態勢，然而在俄烏戰爭壓力下，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日深，故在短期間轉向美國的可能性並不高。不過，川普至少不像拜登以民主自由之名，將俄羅斯徹底推向中國，讓中俄在同一陣線聯合抗美。透過對俄烏戰爭的調停，川普能為美俄關係創造模糊空間，再加上中俄關係本即是越緊密，矛盾就越明顯的權宜組合，一旦美國的外在壓力緩解，中俄關係的矛盾就可能逐漸浮現，只是尚需時間醞釀。

在制衡美國上，中國仍需要俄羅斯的協助，一個不過於強大足以威脅中國，卻又依賴中國的俄羅斯，無疑是最理想的狀態。中國並不樂見俄羅斯在俄烏戰爭敗北，否則中國隨即會成為美國下一個目標。易言之，維持

俄烏戰爭僵局，繼續消耗美俄兩國，乃至於歐洲大國的國力，將能讓中國坐收漁利。可預見的是，中國仍會對俄烏戰爭維持表面中立，而在不逾越制裁紅線的情況下繼續支持俄羅斯。

是以，川普對俄烏戰爭的介入調停，固然有創造美俄關係緩和，進而牽動中俄關係的可能性，然而調停俄烏戰爭並非易事。縱使有藉俄烏戰事鬆動中俄關係的可能性，短期內亦難實現，況且也仍得先看俄烏停火談判的後續發展而定。

責任編輯：蘇君璦

